

摆地摊

如今“地摊经济”和“直播带货”成为热词，不少人跃跃欲试。“直播带货”是新事物，摆地摊却并非新概念，我回想起三十年前一次摆地摊的经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在毛纺厂工作，厂里的产品是粗纺呢绒，也就是当时做呢绒大衣和呢制服的原料。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，呢大衣和呢制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，加上外销呢绒的减少，企业效益受到严重影响。厂里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推销产品。

当时我在政工部门工作，如何为厂里分忧提上了议事日程。但我们既没客户也没渠道，只能动员亲友通过各种关系推销。一次开会讨论时，有同事提出摆摊销售，于是我们把呢绒的边角料制成拖鞋、手套等“副产品”，决定外出摆摊。

某个秋日的周六，我们来到

之前已找好的设摊地点——菜场附近，这里既不影响交通，人流量也不错。向附近厂家借了两张课桌，用厂部的汽车把产品运到设摊点，就此开始摆摊销售。

开始时我们只是站着，等着有人来买。但“守株待兔”没有任何效果。于是我们抛开面子，壮胆吆喝起来。终于，有人来到摊位前，我们几个人马上凑过去，热情介绍起来。来人看了一会儿，说东西还不错，就是太贵了，随即转身离开。有人来了，看看又走了……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还没卖出去一件，我们的热情也在降温。于是我们去附近厂家传达室借了一张长凳，要了一些开水，继续坐下来等待。

临近中午，一名中年妇女对我们的呢绒拖鞋很有兴趣，于是我们充分运用政工干部的“嘴上

功夫”推介产品，并给了优惠价格。她买了两双呢绒拖鞋，并说会告诉小姐妹们来看看。终于开张了！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，热情又一次被点燃。中午我们到附近小店里吃了面，议论着下午争取能多卖出些。

然而下午路过的人不多，直到3点多，我们才又卖出了一些呢绒拖鞋和手套。临近4点，人们纷纷回家做晚饭了，我们觉得不会再有什么生意，于是整理好商品收摊回厂。粗粗算了一下，卖出去的商品，去掉成本，不算汽车运输费用，恐怕仍不够我们几个人的工资。

这次摆地摊的过程，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出摊销售体验，让我们懂得了摆地摊的不易，也看到了我们自身的长处和短处，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了社会。

(李河)

咸鸭蛋

小时候最喜欢吃母亲腌的鸭蛋，醇香浓郁、黄油滚滚，搭搭粥么“呼啦呼啦”三两下就落肚了。

记得家里养了两只母鸡，生的蛋我们舍不得吃，只有来客人或逢年过节才舍得“做菜”上桌。经常是攒下一小筐父亲就赶集去卖掉，换些油盐酱醋，除了卖钱补贴家用，就是攒下来腌咸鸭蛋。

腌咸鸭蛋，一般是在过了清明。母亲说，清明后腌的蛋容易入味、容易保存。

腌咸鸭蛋分水腌法和干腌法。水腌法的比例：10斤鸭蛋、15斤水、2斤盐。母亲腌时先将食盐溶化在烧好的开水中，待盐水冷却后倒入陶器罐瓮内，再将洗净晾干的鸭蛋逐个放进罐瓮，待鸭蛋放满罐瓮，确保鸭蛋全浸在盐水中，即倒入3两白酒，然后密封罐瓮口，放置通风处。倒入白酒腌的咸鸭蛋，蛋黄出油多，吃时香味浓郁，咸味可口；待腌满30天即可开瓮取出煮食。

干腌法的比例：10斤鸭蛋、2斤盐、适量水。母亲到农田间挖些干净泥土，回家后放进一个大盆里倒入预先准备好的盐开水，再掏些家里大灶膛的草木灰，之后倒入3两白酒即动手搅拌，搅到捏在手里感觉像烙面饼那样黏黏糊糊，就可往洗净晾干的鸭蛋上抹。抹好泥的鸭蛋一层层堆放在洗刷干净的空罐瓮内，堆到满罐即封闭罐口，放置通风处。过30天左右开罐，醇香、浓郁的味道瞬间弥漫。

那时候，麦收时节是生产队一年中最辛苦、繁忙时节，为及时将小麦收割交公粮，父母经常中午不回家（午饭母亲早晨就烧好暖在锅里），父母的午饭早晨就带好（白米饭、咸鸭蛋、白开水）；中午放学回家吃饭（那年月学校中午没有午餐），我与哥哥、姐姐午餐常常是白米饭、咸鸭蛋，再弄一勺母亲自己做的豆瓣酱冲一碗汤，午餐就有菜有汤了，我与哥哥、姐姐照样吃得有滋有味。

端午节一早，母亲会把早已用染上红、绿墨水鞋底线编织的菱形“蛋袋”挂在我们兄妹：哥哥、姐姐和我的脖子上。桌上煮熟的咸鸭蛋，让我们各自挑一个，装在“蛋袋”里。母亲说，挂“咸鸭蛋”是老祖宗传下的“压邪”传统，孩子挂了会逢凶化吉、健康成长。母亲的话我们似懂非懂，但我们喜欢挂上五颜六色的“蛋袋”，边走边摇晃。

“蛋袋”挂在脖子上，我们会与村上小伙伴比谁的鸭蛋大、谁的“蛋袋”好看，玩着闹着，什么时候累了想吃了，就把“蛋袋”里的鸭蛋掏出来吃。端午时光的咸鸭蛋，新腌不久，略有点咸，味道好极了。

我们还会拿咸鸭蛋壳当玩具，在家吃时小心翼翼敲开咸鸭蛋“空头”，把蛋白、蛋黄吃光后用清水把鸭蛋壳里外洗净；晚上捉些萤火虫，装进蛋壳里，空头处糊一层薄纱；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，真好玩。小伙伴们互相追逐着，真来劲。

时光荏苒、岁月流逝，记忆中有许多东西值得回味。

(徐森宝)



乐龄“悦苑”请您来坐坐

乐龄“悦苑”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园地，旨在展示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，搭建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起伏，你可能积累了后辈们并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；桑榆未晚为霞满天，充实的退休生活中，您可能一边赏花弄草、跳舞唱歌，一边含饴弄孙、安享天伦；也可能或悠游四方饱览胜境，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……希望您不仅是见证者和行动者，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。总之，只要是能增添情趣、愉悦身心的内容，都欢迎您将之化为随笔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。来稿请发到邮箱：lelingwx@163.com，标题中注明“悦苑”字样。

陪父亲散步

下班回到家，母亲向我告状：“你爸躺在床上看一天电视了，医生关照他要多活动，他倒好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光动手指头。”

吃晚饭时我说：“老爸，饭后我陪你去买凉糖好不好？”前段时间，老爸好不容易戒掉几十年的烟瘾，嘴巴不习惯寂寞的滋味，开始吃瓜子，一抓一大把。吃多了，某些指标不正常，父亲便改吃糖。超市里有种薄荷糖，小粒包装，含在嘴里半小时溶化，咽进喉咙凉凉的舒坦，父亲爱吃。前几天给他买了一包，快吃完了。

我正洗碗，听到开门声，父亲已出门了。“老爸，等等我”，我大喊几句，父亲没听见。我扔下洗了一半的碗，追了出去。

暮色中，望见父亲的背影正一点点向前挪动。他的左肩明显高于右肩，左肩胛骨凸出，像被什么拎着，走起路一摇一晃。灰白的短发从后脑勺向上铺开，越铺越薄，脑袋中部还剩下大片空白。我气喘吁吁赶上去，父亲边走边转过头：“你来干啥？”“陪您去买糖啊。”我边说边伸出胳膊想挽他的胳膊。老爸胳膊一扬，挡了回来：“我不要挽！”我不说话了，默默地和他并肩走。走着走着，把父亲甩到后面了，我赶紧停在原地，两人再一齐慢慢往前走。

父亲在小店货架上拿了包薄荷糖，付钱。左手在裤兜里掏，没掏到，左腿弯曲拱起，左肩斜压侧身，将裤兜抬高些，继续掏，还是没有。他准备掏右裤兜了。我打开手机微信，朝小店墙上的二维码“嘀”一扫：“老爸，钱我付了。”老爸掏裤兜的手立即顿住了：“你到底有没有付钱啊”，在他看来，传递纸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信用。“付啦，不信，你问店家”，我笑，店家也笑，父亲尴尬地笑了。

我剥了颗糖想塞他嘴里。父亲头一歪，让过，自己剥了颗吃。父女俩并排着往回走。父亲的鞋底拖擦着路面，声音有点沉闷，像台老机器在慢慢转动。这是当年每天晚上骑车到几十里外，装几百斤货物运回小镇贩卖的父亲么？这是当年健步如飞背我上学的父亲么？我的心一阵揪心的疼。

一路上，我没话找话聊，“这条路上的面店开了很多年了，老爸你什么时候也来尝尝”“路边花开得正好，和我们老家的是同一品种的”……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着。

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父母和子女缘分，只有一世的交集。不要麻醉于来日方长的无限可能，也不必等到衣锦还乡的那一天，时间在不声不响间消耗着父母的岁月。在拥有的时候，尽可能地多陪陪他们。下次，我还要找借口陪父亲散散步。

(蔡亚春)



山居纳凉图